

为获得更广泛的考古支持,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教授张良仁走出书斋,蹚出“饮食考古”这条新路

当考古学者成为美食探店博主

阅读提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张良仁,同时是一名探店美食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200万粉丝。他希望借助美食,把历史和考古知识讲得更有趣。

本报记者 陈俊宇

一家简朴的路边馄饨铺,推主熟练地包好馄饨,上锅煮……柴火噼啪作响,水汽升腾,出锅的馄饨汤汁清澈,香气扑鼻。这一幕烟火气,让张良仁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温暖质朴。

凭借短视频“出圈”的专家学者,这些年有不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张良仁就是其中一位——作为探店美食博主,2023年入驻抖音以来,他发布了200多条视频作品,拥有近200万粉丝。

在视频中,张良仁经常戴一顶灰色鸭舌帽,背一只黑色书包,像“孤独的美食家”一样,穿梭在城市的街巷里寻觅美食……以美食为切入点,他孜孜不倦地为观众讲述食物背后源远流长的历史,如他的视频主页个性签名所写:“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授。”

经过两年的探店和拍摄,张良仁吃过和讲过的美食越来越多,那些深入浅出的知识散落在不同的短视频中,一直没得到妥善的收容。如今,他的心血终于结集成书。《吃的中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部落讲起,收束于清代八大菜

系的形成,再现了生生不息的饮食文化长卷,堪称一部有关“吃”的百科全书。

在考古行业耕耘三十余载的学者为何会成为美食探店视频博主?这位自称“学术牧民”的教授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带着这样的好奇,在一个春雨细密的午后,《工人日报》记者对张良仁进行了专访。

办法

位于伊朗东北部的纳德利土丘,还在等待着中伊联合考古队的到来。张良仁是考古队的中方领队。

2016年冬天开始,张良仁一行几次来此发掘。这座大型土丘靠近土库曼斯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当时的旅行者前往近东和罗马,必经此地。然而,有关该土丘的历史,文献资料非常匮乏,“于是我们决定发掘这座土丘,为该遗址的保护工作铺路。”

然而,他最后一次去伊朗是6年前了。考古这门学问,不去发掘现场,就掌握不了资料,就没有研究内容,也就难以培养人才。

中国学者赴国外考古需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所有可能的经费来源都问了一遍。”当张良仁急切地想重启纳德利土丘考古项目时,经费短缺成了绕不开的问题。

做自媒体,“当网红”,有了影响力,就能提升社会公众对世界考古的认知,进而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这是张良仁想出的办法。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第一要务,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承载着平凡人的酸甜苦辣,乃至历史的厚度与温度。视频主题选择美食,也就顺理成章。“借助美食,我可以把历史和考古知识讲得更有意思一些。”张良仁说。

独行

1987年考上北京大学时,张良仁填报的志愿是国际金融专业,分数不够,被调剂到考古学专业。

1991年毕业后,张良仁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分到商周室,先后参加了陕西沔西、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发掘工作。两年后,继续读研,硕士毕业后参加了偃师商城宫城的发掘工作。

照这样下去,张良仁应该会成为一名商周考古方面的学者。问题是,要评职称,就得发表论文。“在商周考古领域,相关选题前辈们都写了不少,新意难寻,想找新选题又缺乏灵感。”千禧年前,张良仁为此苦恼着急,“于是决定留学,干脆改学外国考古。”

在采访中,张良仁并不讳言这段开启“学术牧民”的前情。2000年,他到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留学,跟随著名考古学者罗泰教授,选择了俄罗斯考古方向。

如今走出书斋,蹚出一条新路,张良仁“下了很大的决心”。

由考古而饮食,由饮食而历史,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的理想。“从考古看饮食,让历史有了味道、有了滋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的不仅是宏大历史,还有过程和丰富的细节。”在《吃的中国史》新书发布会上,王仁湘赞叹,饮食考古是大有可为的学术路径,关注这一路径的考古学家不多,张良仁是其中的佼佼者。

以考古学者身份做美食博主,张良仁是独行者,“但也乐在其中,拍视频的过程中,需要和店老板打交道,通过聊天就会得知很

多背后的故事。”

守护

对短视频的盛行、碎片化的传播,很多学者往往报以忧虑。张良仁却有不同见解。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关于古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他们的酸甜苦辣淹没在时间之中。

“普通老百姓用手机随时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不仅满足了精神需求,也保存了海量的史料,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有足够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平凡人的美食、厨艺和烟火气。”在张良仁看来,今天的短视频素材,未来也许能成为新的史料,就像李白的唐诗、清代的人文笔记,是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窗口。

在探店时,张良仁常常去路边摊、苍蝇小馆,记录平凡的生活。在创作美食短视频的两年里,他到访过很多城市,也吃到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北京烤鸭、黄元米果、三杯鸡、大盘鸡、羊肉泡馍、骨酥鱼、烤肉……然后通过短视频这一形式,将这些美食背后的城市历史和文化传统分享给更多的人。

饮食考古仍然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也许,若干年后的学者回望当下时,这些保存在短视频洪流中的日常生活,将被拼贴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图景。

“希望我们能在食物的香气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共同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这位美食博主的初心,“我是张良仁,带你用味蕾感受历史。”

从历史长河到现实岸畔的幽远沉思

剑钧

王昭君、蔡文姬、冼夫人、刘禹锡、陆游、李清照、柳如是、黄遵宪……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从杜卫东的书中走来,让我感受到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从历史长河到现实岸畔的幽远沉思。《在历史的岸边遥望》(作家出版社)一书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让那些被岁月模糊了的面孔重新泛起光泽。

杜卫东的散文,犹如一台高精度文学扫描仪,穿透了历史人物的肌理,扫描出民族精神的基因。刘禹锡的跌宕人生,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簇浪花,但《永远的精灵》却以诗性文字展现出这位“诗豪”的博大精神家园,于时空交错中,实现了对士人精神的深度解读。

英杰才俊,在这本书中娓娓道来:像才子“傅山的江湖”,以其忧国忧民,视名利如浮云,虽历经两朝,却终生不仕,做到了“岁寒之冻理深雪,节在何妨暂折腰”,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江湖;像“巨灵一臂数中原”的丘濬,以其人在凡尘俗世,却心系天下的情操,“倾注毕生心血,雕刻着中原的山山水水,雕刻着流逝的时光与岁月”。

风华才女,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像“一叹千年”的蔡文姬,以其侠骨柔情,“在血一样的余晖中绽放”;像带着幽怨“绝响”的柳如是,屈屈一弱女子,悲对国破家亡,投湖殉国;像“大唐一只孔雀飞”的薛涛,虽出身卑微,却做到了敢爱敢恨,以其绝顶的才华,在争妍斗艳的唐代诗坛独树一帜。

杜卫东站在现实岸畔,以21世纪的目光,遥望历史长河的那一端。他虽只看到穿越时空的依稀微光,却能听得到遥远的涛声。这正是“奇人奇文”(见梁衡推荐语)之所在的洞察力。他将沉思聚焦在民族精神的传承、历史人物的人性光辉上,故而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让读者一睹为快。

读了《在历史的岸边遥望》一书,我对杜卫东的创作特色又有了新的领略。恰如他在后记所言,“这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一本散文集”,这部心血之作除却创作主旨的深刻,在艺术性上也有了新的突破。这部历史人物散文集以诗的语言、散文的笔触、小说的脉络,勾勒出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多面性,打破了文坛创作上对历史人物题材散文刻板的史书式的直白解读。

杜卫东的散文创作尤为突出的是人物刻画,在这部书中又有了新的突破。他写李清照,欲语泪先流”,以洗练的笔法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将李清照早年“赌书泼茶”的雅趣与晚年“半池残荷”的凄冷形成强烈对比,凸显命运的无常;将赵明诚“缢城胥通”的懦弱与顶羽“不肯过江东”的壮烈,通过历史的闪回来反衬她的家国担当。

这部散文集在叙事结构上娴熟地采用了时空交错的“蒙太奇”笔法。在《永远的精灵》里,他写了刘禹锡与屈原的隔空对话,谈了先辈的“上下求索”,也谈了“诗豪”的“格局与情怀”。在《大唐一只孔雀飞》里,他甚至还写了书写者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一天天秉笔夜谈,一次次隔空相遇,我好奇:从风尘乐伎到‘诗坛一姐’,薛涛怎样完成了跨度如此之大的人生逆袭?我问薛涛,薛涛凝神思忖,含笑不语。”也正是这种叙事结构,再加上诗化了的语言,让散文愈发灵动起来。

品读《在历史的岸边遥望》,我陡然也成了杜卫东的对话人。我们站在历史的岸边,一同遥望,一同聊天。我发现他更像是一位赶海者,在历史的河岸边,拾捡那些散落的中华文明的五彩贝壳,那般专心,那般执着。我站在现实岸畔,也仿佛听到了那遥远的涛声。

母爱,铭刻在骨头里

邱健

《母爱情深》(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厉彦林纪念母亲去世十周年出版的一部散文专著。书中,作者以深沉与哀思、专注与炽热、写实与艺术,聚焦母子深情、人伦亲情、世间大爱,谱写了铭刻在骨头里的母爱颂歌。

一个人最内在的感情就是对母亲的炽爱。厉彦林从家常小事入手,从生活细部落笔,精心描绘了一位勤劳善良、宽厚仁慈、温暖智慧且具有大爱情怀的生生母亲。例如,深秋田间劳作的母亲,忍着剧烈腿痛把儿子送到车旁的母亲,秋收后留两墩地瓜“喂地”的母亲,宁愿自己饿肚子也把“半碗粥”给要饭母亲的母亲……使母亲的形象超越作者个人情感和生活叙事的局限,成为沂蒙乡村母亲的典型代表。作者还书写了沂蒙红嫂、胶东乳娘、戈壁母亲等,这些篇章拓宽了母爱书写的疆域。

《母爱情深》展现了作者的心灵温度、思想深度和精神力度。表现在对母爱普泛意义的深层解读,作者的“母亲观”突破家庭局限,走向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对子女而言,孝敬母亲不应囿于家庭,更要把对母亲的感恩敬畏之心转化为报效之行,传承优良家风、笃行向善向好的价值理念。表现在对历史文化传承的深层体认,作者立足当下、回望历史,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与当下人们的生活、精神和情感勾连,揭示出中国人独有的的母爱文化基因。作者对沂蒙精神的文学书写,处处体现着鼓舞人心、可亲可感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表现在对作家文学使命的深度把握,作者坚持把时代使命内化为自己的文学情趣与艺术追求,始终从正面探索人生的意义,以仁爱之心关注人的命运和心灵,总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对建设、对强国梦充满信心,吐肺腑之言、发百姓之声,充满温暖和力量,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硬朗的文气,一股激昂的文风。

一个民族的未来高度往往奠基在母亲的教养襟怀之中。厉彦林书写的“三位母亲”从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多维角度打开文本诠释空间,作品对母性力量的深度掘进,既为现代人提供了浸润心灵的精神滋养,更培育着个体的道德自觉与社会担当。这种母爱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有助于支撑起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未来发展。

《凡生修得到梅花:有所思堂诗稿》再版

本报讯 近日,朱小平诗集《凡生修得到梅花:有所思堂诗稿》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再版。这本诗集情真意切,旨远量大,下笔明快,语言清新。作者从文化、文史、考据等多视角谈旧人旧事,满含对文化遗产的热爱。

书中共收录500首诗词。作者踏遍祖国河山,处处皆可落笔、皆可成诗。无论谈古论今,状人写物,抑或赏山乐水,都有广博的知识打底、着色。全书内容丰富多彩,将历史串进鲜活的人物中,通过诗歌向读者娓娓道来,韵味十足。(云外)

“左手菜篮子，右手书卷香”



视觉中国 供图

近日,第三届“昆明阅读生活节”在云南昆明东华新迎农贸市场举行。活动以“好新鲜菜市场”为主题,让市民游客体验“左手菜篮子,右手书卷香”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市场内,200余个生鲜摊位与40余家书店展位相邻而设;市场外,“艺术落入烟火深处”“怪物街市在菜场”“刀锋图书奖特展”“缅甸饮料摊”4个艺术展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高谈阔论

“刷读者”不亦乐乎？

刘建民

有人说,现如今,写有文字的纸抵不过智能手机。手持书卷,只将手机做通讯工具的人固然有,但不少人放弃了纸质阅读,全神贯注于手机阅读。

前些日子,在手机屏上飘移的时候,偶遇资深媒体人胡洪侠的微信公众号“夜书房”中的隽文佳构。其中《“刷读者”与“书读者”》一文以不同的阅读方式为准绳,将当下阅读者分为差异悬殊的两类:“一类是依然热爱并坚持阅读纸质书的人。他们并不拒绝电子阅读或数字阅读,但每天还会手捧新书旧籍读上至少一小时。他们依然逛网上书店或实体书店,碰见喜欢的书就拿下。另一类是基本抛离纸质书而只刷视频或社交媒体上浏览各种资讯的人。他们是‘泛阅读主义者’,认为刷手机与旅游都是阅读,未必读纸质书才算阅读。”

在胡洪侠眼中,“第一种读者因与纸质书的守望与陪伴,值得用新的称呼标记之,就叫‘书读者’好了。第二种读者,我愿意称之为‘刷读者’,盖因他们的阅读动作已不是‘读’‘阅’‘看’‘翻’之类,而是终日‘刷刷刷’:大千

世界,万千图文,一刷即得,再刷更新。他们是新媒体时代诞生的‘阅读新人类’,他们的习惯、偏好、趣味都与传统所谓读书人大大不同,理应有一个属于‘刷族’自己的称号。”

扪心自问,如今的我正在蜕变,每天都下意识地屏上刷刷刷去流连忘返,只能勉强算是半个“书读者”。毕竟文字独大的时代已成过往,比如在网上搜一搜,查点资料,很多时候出现的不再是文字,而是视频或音频资料,所以无法不刷读。

以前,工作之余看视频的时候不多,无论电脑和手机。手机主要用来收发微信打电话,且电话也渐渐以语音电话为主,偶尔拍照片,发发短信。一旦手机在握,更多的是读微信中的文字。

迷上短视频,多多少少和新冠疫情有那么一点关系。当时,手机成为联系周遭世界、消闲解闷的重要工具,包括下载APP在网上购些吃穿之用。不知不觉,就和小视频有了更多接触。

微信“发现”栏下,除了“朋友圈”,还有“视频号”。“视频号”下面还分设“关注”“朋友”“推荐”三个档。我偶尔会点击“关注”和“朋友”两档,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微信好友都在看什么,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尽管这微

信好友未必是真正的朋友,留下的红色心形印记也许只是手指向上滑动更换视频时的无心之举。

退休后的一年里,短视频已深度切入我的日常生活。因为已无工作拖累,空闲的时间多了,看短视频的时长明显高于统计数据的平均值。睡前醒后,躺在沙发上无聊的时候,和同事朋友聚餐等候的那一小会儿,我都不自觉地摸出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

几乎无法将接触过的这些视频归类。访谈式的,个人直播的,谈军事,说历史,讲财经,评时事,做美食,探店的,唱歌的,缩编影视作品的,瑜伽似的,林林总总,千姿百态,不一而足。还有一些视频虚构情节、演绎故事,以搞笑、逗乐为核心。当然也有日常生活、工作实录的。要说没碰上“秦朗丢作业”式“二不要脸,二不怕丑”的内容,那纯属说话不实在,毕竟是在海量的视频中随机滑动,难免遭遇不该遭遇的视频。我碰上这类不要脸不怕丑的作品,就两个字,划走。好看有趣的还看不过来,哪有工夫搭理既丑又要脸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短视频看的次数多了,发现其中竟也套路满满,各有千秋。在获取足够的关注后,

不少短视频都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带货的内容,哪怕是卖一颗酸菜、一瓶辣酱、一盒海货。和那些直播带货有区别,它们主打感情牌,以学识、故事和情感吸引观众,最后才亮出所售卖的东西。没有强买强卖,也不一味地大声吆喝。据研究,短视频作为基础的用户表达和内容消费形式,贡献了移动互联网的主要时长和流量增量,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那些不乏学识,不无情怀,小有悬念,和世间日常紧密相连的短视频,让我这种自制力不是那么强的人几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看起来就是个把小时,“读”得不亦乐乎。也曾想过弃短视频而去,把时间耗费在更有意义上的事和人上,可定力欠佳,仍不能免俗,套用影视作品中的话讲,“臣妾做不到啊”。

时光苍茫,白驹过隙,茫然的时候,也会望着书架上,书橱里,枕头畔的那些书,内心升起些许对不住岁月和书的愧疚。

按说赋闲之人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用在书上,尤其是纸质书上的时长远远不够。虽说文字独大的时代已成过往,但许多掏钱买下拎回家的书,被插入书架,默默地罚站。搁在床头柜上的,也有没及时细细品读的,这算不算一种辜负?